责编:田朝艳 美编:黄山敏 组版:周照省 校对:周万琴 E-mail:2296446538@qq.com

甜蜜的巧家“小碗红糖”

赵廷臣

彩云之南,金沙江畔,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巧家。巧家古称堂琅,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便设立堂琅县。千百年来,当地先民或自主创造,或吸收借鉴,或融合创新,孕育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巧家“小碗红糖”便名列其中。

巧渡金沙,此处有乡愁;巧渡金沙,此处有风景;巧渡金沙,此处有清甜。

聪慧的中国人在金沙江上筑起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书写了世界级水电工程传奇。金沙江雄奇壮美,引得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宛若人间仙境的巧家新县城,融江水、青山、城镇风貌于一体,勾勒出“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光。甜蜜的巧家“小碗红糖”产自金沙江沿岸,历经世代巧家人不断创新与改良,如今已走出县域、走向世界,清甜的滋味沁人心脾,香飘千万家户。

金沙江畔坐落着文化底蕴深厚的白鹤滩镇,镇名源自栖息于江岸浅滩的珍稀鹤类——白鹤。优雅灵动的白鹤与江畔秀美的山水风光构成了独具韵味的江畔景致。白鹤滩镇是巧家的一张亮丽名片,吸引着海内外游客奔赴巧家,领略巧家的神秘美景;巧家“小碗红糖”传统制作技艺承载着巧家人代代相传的甜蜜故事,成为世人认识巧家、感受巧家独特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巧家气候炎热,夏季最高气温可达40℃。境内坐落着素有“药用植物宝库”美誉的药山,药山因盛产各种药材而闻名,分布着野生药材数百种。这里海拔较高,最高处达4041.6米,雄踞乌蒙群山之上。山体南侧地势较为平缓,郁郁葱葱的神秘森林和雄奇多姿的高山岩溶地貌交错分布。山上有一块形似“大佛”的巨石,故药山又称为“大佛山”。山体西侧地势陡峭,悬崖绝壁从两江交汇的谷地中跃然而起。有志书这样赞美药山:“柱地擎天,高不可攀;层峦叠嶂,雄关奇险;复水纵横,柳暗花明。”

药山生态环境优越,养育了众多清秀女子,但因河谷与高山相隔较远,加之山区生活条件艰苦,生活在金沙江畔的青年男子大多不愿迎娶山上的女子为妻。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民间传说:几千年前,金沙江河谷的夏天酷热难耐,高温炙烤着大地,植物干枯甚至死去。江畔的甘蔗头顶烈日、脚踩干土,无法承受高温煎熬,长势日渐萎靡,蔗农看着奄奄一息的甘蔗焦急不已。此事很快传到了药山,山中女子听闻后心生同情,难过万分,相继哭了起来。她们的赤诚善心打动了上天,上天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这一个哈欠瞬间变成了大风,这一阵大风将泪水吹向金沙江。泪水汇入金沙江,江水骤然大涨,江畔百姓饮下这饱含柔情的江水后,顿觉精神抖擞,很快恢复元气。甘蔗汲取着泪水的滋养,重焕生机、蓬勃生长。

待到甘蔗成熟,蔗农发现甘蔗水分十足,特别甜美,便将其制作成“小碗红糖”。相传正是药山女子的眼泪滋养了巧家大地,江畔的甘蔗才得以青翠繁茂、汁水饱满、甘甜醇厚,熬制出的巧家“小碗红糖”才香甜绵长。从此以后,江边百姓纷纷把药山上的女子当成圣女,世代敬重。

这个民间故事在巧家代代相传,熬制“小碗红糖”的手艺也经由一代代巧家人传承至今。如今,巧家“小碗红糖”早已走出金沙江畔,销往全国各地。巧家红糖的核心产区集中在蒙姑、金塘、大寨和白鹤滩等乡镇(街道),区域光照充足、气温适宜、土壤肥沃,适宜甘蔗生长。当地通过古法熬制的“小碗红糖”,色泽金黄或红黄相间,质地半透明。单块糖体为双面内凹的半球形,当地人称之为“瓣”。两瓣红糖顺着糖芽拼合,外形酷似金桔,称作一“合”。这种设计既便于存放防潮,取用也十分方便。取一块巧家“小碗红糖”放入杯中加水冲泡,糖分凝聚不散,入口清甜地道。

彩云之南,金沙江畔,巧家“小碗红糖”飘香四溢,一门非遗技艺传承百年。走进白鹤滩街道,既能感受巧家儿女的质朴纯粹、品味红糖的醇厚甘甜,又能体悟本土文化的深厚底蕴。

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红糖加工厂内,甘蔗压榨、糖水入锅、熬炼收汁、定型脱模、打包封装等环节规范有序。熬糖工人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以匠心熬制出甘甜地道的巧家“小碗红糖”。

2024年9月,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统筹策划、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云南网承办的“听巧渡金沙 看大国重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白鹤滩文学采风创作活动在巧家县举办。省内一众作家走进巧家“小碗红糖”制作厂房,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启华细致详尽地向大家介绍“小碗红糖”的生产流程、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与产品特色,讲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研发速溶颗粒红糖、液体红糖的全过程,以及一线研发、生产人员的获奖情况,引得作家们赞叹不已。

巧家“小碗红糖”又称“碗碗糖”,素有“东方巧克力”之美誉。清乾隆年间,蒙姑岳氏族人运送铜料前往弥勒竹园镇,返程时引进了甘蔗种苗与榨糖技艺。此后,种植甘蔗及熬制红糖的传统便在金沙江两岸河谷地带代代相传,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而今,当地仍然保留着古法手工熬制工艺。

巧家“小碗红糖”选用生长在金沙江、牛栏江干热河谷地区的优质甘蔗为原料,整个制作过程无任何添加剂,品质优良、味道纯正。巧家“小碗红糖”造型古朴、包装典雅,遵循传统古法手工熬制,完整保留了甘蔗原本的糖分和营养,富含果糖、葡萄糖、糖蜜以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香气浓郁、沁人心脾;糖体色泽鲜亮、形态规整、杂质极少,深受消费者青睐,远销全国各地。

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立足长远发展,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展开深度合作,共同研发了速溶颗粒红糖与液体红糖,注册了“云十三”“姜小爱”“一路随蜂”等商标,不断丰富红糖产品品类。公司建成自动化甘蔗压榨、红糖深加工包装两条生产线,且均取得食品SC认证;拥有“金沙唐韵”“上古·红糖公主”“呵糖”3个纯手工红糖品牌和“馒小喵”红糖馒头品牌;相继开发了产妇红糖、速溶姨妈红糖姜茶等8款特色产品,推出“纯真”“上古·红糖公主”“中国红大众”等9个系列、30余个单品规格包装。其中,产妇红糖及姨妈速溶红糖姜茶已取得版权与专利证书。

2017年,巧家“小碗红糖”制作技艺入选云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9年,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纯手工功能性巧家“小碗红糖”传承与创新项目荣获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类三等奖;2020年,巧家“小碗红糖”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获评国家级、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农业专精特新企业,巧家红糖产业成为助推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

何启华是地地道道的巧家人,她曾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因热爱“小碗红糖”,一心想守护并传承这门古法熬糖技艺,便毅然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红糖行业,创建了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营红糖生产与销售,打造出“金沙唐韵”等特色红糖品牌。

建厂之初,怀揣着对“小碗红糖”品牌的坚守和对健康食品的追求,何启华坚持标准化建设,生产全流程遵守卫生规范,不断拓展产品市场,深耕精细化运营之路。

曾在医疗行业工作了6年的何启华,积累了扎实的医药知识,加之父亲是一名中医,耳濡目染之下,她掌握了诸多养生药理常识。这些经历与积淀,让她萌生了将红糖与养生相结合的想法。在传承古法手工熬糖技艺的基础上,何启华将药食同源的食材融入红糖,针对不同人群的养生需求,研发出多款红糖产品。

在坚守古法工艺、保障产品品质的同时,何启华大胆创新,将老姜、茉莉花、玫瑰花、柠檬等原料与红糖一起熬制,不仅丰富了红糖的风味层次,还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拓宽了市场销路。

凭借持续深耕和不断创新突破,何启华打造的“金沙唐韵”品牌顺利打开市场,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她的创业事迹受到世人关注,两度受邀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让众多观众了解到巧家“小碗红糖”的特色与制作技艺。2022年4月,她荣获第九届“云南青年创业省长奖”提名奖;2024年2月,她荣获“云南省农村致富带头人”称号。

为了修建白鹤滩水电站,无数巧家人倾力奉献;为了擦亮巧家“小碗红糖”特色品牌,无数巧家人匠心传承;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无数巧家人奋力拼搏……

生活在金沙江畔的巧家儿女,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将奋斗藏进岁月,用实干与汗水书写属于这片热土的崭新篇章。

崖壁千年,一棺藏尽山河

陈正强

我家门前,横亘着一道沉默的山崖。白水江绕山而行,流水潺潺,白虎岩与棺木崖拔地而起,如大地伸出的臂膀,守护着滇东北这片宁静的山乡。崖壁半腰,数具木棺凌空悬置,木楔深嵌石洞,棺身静卧千年,任凭风雨侵蚀、岁月流转,始终稳稳悬于绝壁之上。这便是瓦石僰人悬棺,是我从小看到大、刻在记忆里的、家门口的珍贵文物。

幼时的我,总爱望着那崖上的悬棺出神。春日云雾漫过山崖,棺木在烟岚中若隐若现,增添了几分神秘;夏日暴雨冲刷岩壁,水珠成帘,悬棺依旧岿然不动;秋来层林尽染,冬至霜雪覆崖,那几具古棺始终沉默,像一群守望山河的先人,不言不语,却藏着说不尽的故事。长辈常说,悬棺是僰人的魂,是这片土地的根,不可轻慢,更要守护。那时的我尚不懂历史的厚重,只觉得绝壁之上的棺木,庄严而悠远,像一道刻在石上的时光印记,静静等待后人读懂。

瓦石僰人悬棺,是古代崖葬文化的珍贵遗存,也是世界殡葬史上的罕见奇观。据记载,这些悬棺多为明代以前所置,僰人先民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孔、插木、架棺,以崖为陵,以天为幕,让逝者长眠于高山之上,与日月相伴,与山河共存。如今,崖上尚存原棺三具、复制四具,错落排布,与残存的木桩、凿孔相互映衬,依稀可见当年的工艺与规制。没有华丽的陪葬,没有宏大的陵寝,僰人以最质朴、最奇绝的方式安放灵魂,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死的豁达,即便跨越千年,依旧令人动容。

站在崖下仰望,心中总不免生出无限感慨。千年前没有机械,没有索道,先民们究竟凭借怎样的智慧与毅力,将沉重的棺木送上近200米高的绝壁?岩壁上的凿孔规整匀称,支撑的木桩坚固耐用,传说由马桑树制作而成,整木刳制的棺椁古朴厚实,无一不彰显着僰人的勤劳与智慧。有人说,悬棺是为了让灵魂更接近天空;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水患与野兽;也有人说,是族人对先人的最高敬意。无论初衷为何,这绝壁之上的千年坚守,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一段镌刻在山石上的文明史诗。

岁月流转,悬棺的神秘面纱渐渐被世人揭开。现代研究证实,悬棺族群与当地百姓血脉相连,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僰人,从未真正远去,他们的血脉与文化,早已融入这片土地,融入寻常烟火。我忽然明白,我日日望见的不只是几具古棺,还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一条不曾中断的文脉。它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也不是书本上遥远的文字,而是家门口的风景,是故乡的一部分,是深植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根脉。

生于悬棺之下,长于山水之间,我渐渐懂得,文物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古老与珍稀,更在于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着文化与记忆。如今,悬棺得到妥善保护,崖壁裂缝被合金钢钉加固,环境整治让千年遗存得以安稳留存;老人们口口相传僰人的故事,孩子们从小知晓悬棺的来历,文化的种子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白水江依旧流淌,山崖依旧巍峨,悬棺依旧静卧在绝壁之上,守着日出日落,看着岁月变迁。它不声张,却藏尽千年山河;它不耀眼,却照亮一方文脉。这处家门口的文物,是故乡的骄傲,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我们心中不可替代的精神家园。

崖壁千年,一棺藏尽山河。瓦石僰人悬棺,悬于绝壁,安于心间,守着故土,连着古今。它让我深知,守护文物,便是守护历史;传承文脉,便是守护乡愁。愿这崖上千年的遗存,历经风雨而不朽,跨越时光而长存,永远矗立在故乡的山崖之上,成为滇东北大地上一抹永不褪色的文化霞光。

也谈新诗创作(随谈)

——从与雷平阳接触说起

陈剑宁

大约30年前,我还住在原昭通地区百货站公路旁的矮平房里。一天下午,天气阴沉,灰蒙蒙的,我师专中文系的老同学黄吉昌带着一位学生来找我,说想和我交流对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他中等身材,看上去阳光又朴实。叙谈中我才得知,他就是当时在青年诗歌作者圈子里写诗写得很好的雷平阳。

他很谦虚,专程前来讨教创作经验,我心里很高兴,拉拉杂杂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投稿发表的情况。他认真聆听,笑容含蓄而谦逊,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那天下午,我们相处得很愉快。由此,雷平阳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的日子里,我陆续在一些社刊和小报上读到他的作品。无论诗歌还是散文,皆富有禅意,意境凝练厚重,值得细细品读、回味。我暗自感慨,他定是从名著中,或是从人生社会的“无字之书”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写作前程不可估量。而后他做了新闻记者,平日里工作繁忙,我便很少再见到他。

有一个星期天,我邀请雷平阳到寒舍小叙。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家,在客厅坐了一会儿便匆匆告辞。过了几天,他送给我一篇随笔,写的是那天他到我家与我交谈的感受,文笔生动耐读,字里行间借景抒情:“那年春天,到处都刮着大风,花也开得特别早,才到仲春,已见纷纷扬扬的花瓣和着温馨的雨雾漫天而来。我选择了一个有雨的中午,敲开陈剑宁的家门。坐下后,我将手中的红色雨披放在一张老式沙发上,转头望着陈剑宁,说:‘老陈,住在这城市东郊的菜地里,你活得倒像个隐修人!’老陈站在深红色的窗帘旁,笑着递来一杯热茶。这个午后宁静而祥和,在城市东郊某栋居民楼的顶楼里,在陈剑宁杂乱却厚重的书卷之间,我与陈剑宁缄口打坐,偶尔喝一口茶,始终面带微笑,仿佛能听见楼下那片菜地里白菜拔节生长的声音,听见春雨敲打屋顶发出的如琴声般的声音。”文中细致描写了我家楼下农家菜地里的白菜经过农人精心栽种和培育而长得生机勃勃的模样,借此道出凡事都要经过辛勤劳动才能有收获的人生真谛,暗含做人、写诗的处世与创作之道。

20多年过去了,那篇随笔我至今仍保存完好,视若珍宝,不时拿出来读一读,觉得很有意思。后来,雷平阳被调到昆明工作,凭借良好的艺术修养和过硬的语言文字能力,他的诗写得越来越好,可他从不张扬,一直低调做人。身居偏僻的昭通一隅,在各大文学期刊中看见他写的诗歌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读上一读。他的诗如同他的为人一样,阳光、沉稳有力,纯粹、有内涵。

中国新诗从诞生到今日,已走过100多年历程,虽然总体上成果丰硕,为传承中华文脉、彰显中国精神提供了丰厚的养分,但凡事皆有两面性,行业内确实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久议未决的文体问题,以及发表门槛低、作品粗制滥造等乱象,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新诗的声誉。所幸不少心怀文学理想、富有艺术修养和真情实感的青年诗人迎难而上,为中国诗坛奉献了许多好诗,逐渐收获了一大批读者,雷平阳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用真心、真情写诗,仔细推敲、精益求精,诗作耐品耐读,深受广大诗歌爱好者青睐。其斩获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云南记》,便是极具说服力的代表作。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云南记》刚刚在昭通新知图书城发售时的情景。那天,我看见整个书店只剩最后一本了,但因身上带的钱不够,便拿起书走向售书员,请他代为保管,承诺回家取钱后立刻回来购买,售书员答应了。可等我回家拿了钱赶来交付时,售书员却告诉我,我走后没多久,这本书就被一位顾客执意买走了,他劝不住。我当时很生气,和他争执了几句,终究没能买到那本《云南记》。很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心中仍有些遗憾。

雷平阳那些刊发在国内各大文学权威期刊以及斩获各类奖项的诗作,字字皆蕴含深厚意蕴,令我沉浸其中。诗人浓烈的爱憎情仇尽数融于作品的意境之中,经由洗练的艺术语言娓娓道来。

写诗要写得有意境、有韵味,才能走向世界,绝不能用肤浅的语言文字糊弄广大读者。创作新诗一定要真挚、用心、用情,依托自身学识与修养进行艺术化表达,同时广泛汲取前辈的长处,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切勿靠小聪明写作,否则终将贻误自身、误导读者。我与雷平阳往来不多,却读过他的不少诗作,以上便是我多年品读其诗歌获得的一些粗浅感受与体会。